

端午安康

杨才斌



五星街挨着酱园那一段，有两家常年卖粽子的人家——一把遮阳伞，一张小方桌，几个小凳子。粽子码在方木盘里，偶尔也卖夹沙糯米糕，上面沾一层厚厚的芝麻碎。

我寓居在当铺巷时，每天路过那里。其中一家摊主年纪大些，常闲闲地坐在摊旁的石榴树下打盹，有客来，就剥了粽子在小瓷碟里，浇一勺蜂蜜，食客坐在小方桌旁，边吃着粽子，边有一搭没一搭和他说话。

一年之中，总有那么几天，他突然就忙碌起来，小铺子里挤满了做工的人，地上、桌子上摆许多大大小小的盆，洗净的笋壳、泡发的糯米都高高地堆在盆里，包好的粽子成了小山，大桶里咕咕嘟嘟翻滚着热浪，半条街都飘着特别的清香。

这景象，不用看日历，就知道快到端午了。听附近街坊讲，粽子铺做的就是这时节买卖，七八天工夫，挣的比別人一年还多。“扎实得很！”他们如是说。

虽然汉江两岸长有茂盛的芦苇，溪谷和池塘边也生有繁密的箬竹，但据我所知，安康的粽子只用笋壳来包。笋壳的颜色斑斑点点，远不如苇叶和箬叶漂亮，也许只有安康人，才晓得剥开平平无奇的外表，咬一口软糯香甜时的分量。

咸粽子是不兴的。虽然早有定论说“南咸北甜”，可是在“南方的北方，北方的南方”，安康人还是习惯粽子里的豆沙馅。再不济，什么馅也不包，就浇一勺白糖粒或蜂蜜，这端午，才够个端午的样子。

安康的端午，其实是从划龙舟训练的鼓声和号子声中开始的。

凤桥村与汉滨区县河镇相接，是平利县的西大门，三百余人人家分散居在三坡六沟。

陈开增是凤桥村老辈子看着长大的，刚满十六岁就外出创业，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，在家乡盖了楼房，市区开了公司。一次偶然，驻村干部刘方永、魏元垠正为支部换届推荐人选犯难呢，遇见又回家做慈善的陈老板，两人一对视，这不是很好的人选吗？返回公司后，陈开增辗转思付镇干部的劝导：做慈善只能帮一时，但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；返乡干事是授人以渔。最终，对家乡的挚爱，使他作出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决定。

常言道，农村富不富，关键在支部；支部强不强，关键在班长；不怕有个乱摊子，就怕没有好班子。陈支书到任后，从为百姓办实事入手，很快扭转被动局面。2017 年 4 月，凤桥村一组安置点 150 米硬化工程搁置十年后终于完成，这鼓舞了“两委”一班人。紧接着，二组陈家坡 450 米的水泥路改造加宽顺利进行；一、二组 200 米的防洪护堤工程如期完工；金沟沟群众期盼已久的跨河大桥竣工通行……这一串串民心工程，似套套组合拳，陈开增舞得如火如荼，使人瞠目惊叹。连户路自然成了连心路，便民桥当然是了暖心桥，这一件件实事、好事的背后，少不了陈支书的负重努力，八年了，他来上班开的私家新“宝马”如今已经颠簸成了“老骆驼”。

“我们村还有刘波、刘全明，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。还有联村干部、包联单位……”陈支书见聊到他，赶紧转移话题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：成绩是大家的，荣誉是集体的，他是应该的。

说到引进人才，老魏既为自己成功“忽悠”得意又愧疚：“我动员他时，那时只要求村干部周二和周五集中上班，我给他这两天来村上就行，哪晓得五加二都不止，他那点工资还不够油钱。”

“我们凤桥村历史悠久，风景秀丽。乾隆十七年，平利八景，其中灌溪百折、凤山叠翠两景都在我们这儿。李自成兵困车厢峡说的就是这里。”陈支书不失时机地推介家乡，生怕再聊他。

陈支书说的车厢峡很有名，其宽不过丈余，两面奇峰突兀，怪石嶙峋，形势险要，易入难出，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。仍可目睹的是德胜寨下的绝壁上还留着两个弹痕炮洞，传说是李自成部将为夺山寨试炮“过山鸟”留下的弹痕，还有民国九年凤桥老先生陈广居题写在山头的“车厢峡”三个大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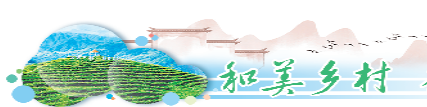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凤凰山下翠竹从林掩映着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峡中校园书声朗朗，等级公路凿山劈石，关隘天堑变为通途。站在狗脊关峰顶鸟瞰，如流的车辆在隧道两端往来穿梭，青砖黛瓦马头墙徽派民居掩映在阡陌茶桑之间，飞檐翘角格子窗浮现于潺湲清溪之上。

“我们这儿多出栋梁，我身边的陈局长，是从票箱里‘跳’出来的民选干部，退休后经常回家，没少给我们鼓劲儿出主意。”陈支书很机灵，一下子把话题和注意力又引向陈彦华。陈局长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，后在市委讲师团、市级部门任职，这次甘愿领受驾车“美差”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司机干部”。

“在凤桥村，提起陈晓妮，村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，她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孝老爱亲好媳妇代表。”陈支书恨不得把凤桥村的好人好事全讲给我们。“我们这儿还有个网红，她的抖音短视频《大澄妈妈爱做饭》，已经有 350 万粉丝。”

陈支书说的网红，我们有耳闻。阿姨正巧进屋，我们一窝蜂地跟进去，把她围了个水泄不通。“大澄妈妈”原来不是凤桥本村人，这让我们很诧异。阿姨自己介绍，六年前，拍视频来到这儿，风景如画的自然风光让她陶醉其中，于是干脆租房住下，把这里确定为主要外景拍摄地。视频主要记录阿姨烹制农家饭菜的片段，本真自然的画面，唤醒网民味蕾遐想。《大澄妈妈爱做饭》就此火爆出圈，阿姨认定这块风水宝地，迁来户口，永久住下。

漫步青石铺就的村道，连片的油菜梯田与修葺一新的民居交相辉映。油菜结满圆鼓菜荚，丰腴圆润，岸柳边的两方池塘，倒映着蓝天白云；半坡上的民宿，宽敞的院坝透着夏日的清凉；两棵高大的银杏树上脸盆大的鸟巢，喜鹊“喳喳喳”叫个不停。



2000 年第一届龙舟节，那时我还年轻，一晃眼，划龙船比赛在安康不间断举办二十多年了，当年的毛头小子已然两鬓生霜，而一江两岸的人们早就习惯四月便已开始的竞渡和呐喊，各县区选了又选的健儿们在江面上尽情挥洒汗水，哪个不想在端午这天大显身手，为自己的家乡争一份荣耀？

人山人海、旌旗蔽空、鼓乐喧天、万人空巷、欢声雷动……所有宏大的词汇都倾出来吧，不然不足以形容这场面的热闹。如果按地理划分风土人情，安康地区的人民无疑是含蓄内敛的，但在端午这一天，人们将激情灿烂地释放。

且不说端午的独头蒜和雄黄酒，也不说艾草和菖蒲，连竹篮里那一束束香气四溢的栀子花也不用提，就单单这节日里的赛龙舟，就让人热血沸腾。

也不必争讲端午的由头罢，只需在这天披红挂彩请出老龙头，赛龙舟去！锣鼓点儿一响，百舸争流，究竟是驱疫祛毒，还是凭吊屈原，抑或是纪念曹娥，可就都顾不得啦。是“棹影斡波飞万剑，鼓声劈浪鸣千雷”、是“共骇群龙水上游，不知原是木兰舟”、是“鼙鼓动时雷隐隐，兽头凌处雪微微”、是“喧江雷鼓鳞甲动，三十六龙街浪飞”。

安康赛龙舟的历史，据说能追溯到三国中仪任西城太守时。清康熙三十四年，兴安知州王希舜在《重修兴安州志卷二·古迹·风俗志》中写道：“望江楼在汉南岸，昔人观竞渡处，今废。”“端午，官长率僚属观竞渡……”。

如此说来，安康的赛龙舟可谓源远流

长，一九六八年西影厂拍摄的黑白胶卷，则是留存下来的安康赛龙舟最早的珍贵影像资料，使后来者一窥当时人们饱满激昂之风采。刘应秋曾有诗曰：“……无钱忘渡节，有酒不谋饥。儿伴欢相唤，龙舟已过帆。”人物风流，千百年皆如此矣！

翻翻安康地区各县的志书，凡是汉江沿岸的集市，无不有端午赛龙舟之俗。就连小小的蜀河古镇，在过去的一千多个端阳节里，也把汤汤汉江作战场，运货筏子作舰艏，争他个一马当先，搏个大吉大利的好彩头。岂不闻吗？“宁荒三年田，不输一年船”，还有比划龙船更要紧的事情么！

我们大东沟离蜀河古镇三十里，沟里的溪水只能浮一艘曲折的船。所以我小时候，关于划龙船这种事，只存在于外出见过世面的大人们的传说里。但到了端阳，大东沟里的人们也照例“划龙船”。那时节，常常是外公来撑头——他在世时，可真是个好活人儿。往往早饭过后，村头的打谷场上，雄黄酒喝得微醺的男人们三五个一组，跨在倒放的长凳上，手里杵着竹竿，假装在划一艘船，锣声一响，一艘艘“船”就冲向打谷场的另一端，妇女和儿童都围在谷场边拍手笑。有时候，他们“驾”着板凳船首尾相连，接成一条长龙，扮作艄公的外公唱：“……端阳来时又一年，你我本来不相干，上船撑篙又划桨，图的一个肚肚儿圆……弟兄伙呀，要上滩那！弓起背呀，耸起肩那！脚拿稳呀，莫打闪那……”他拉着长调吆喝着号子，后面的“船工”就“咳着咳着”地应和，左脚右脚、左脚右脚，踏起打谷场上的尘土，仿佛龙舟搅起的云雾。



端午安康

王关棣 作

第 1444 期

陈家粽子

翁军

“又甜又香的糯米粽子啦！”晨雾中，陈家熟悉的吆喝声再度响起，仿佛岁月在这方小摊上也放缓了脚步。

安康城的端午，总是在这质朴的吆喝与清甜的粽香中悄然苏醒，歪斜的竹扁担支起半片褪色蓝布篷，棕褐色笋壳叶堆成小山，叶脉间深褐的“豹纹”，露出的糯米莹白如玉。

朝阳门外，陈家大嫂熟练地将深褐斑纹的笋壳叶泡软，她手法轻巧地将叶片叠成尖角窝，再填入汉江边产的圆糯米。棕绳在齿间一咬，手腕翻转间，棱角分明的粽子便稳稳立在箩筐里。夹沙粽的赤豆沙需经石臼“三捣三筛”，糯米须用汉江水三浸三蒸。塞馅时，拇指在米堆里轻轻一摁，就像点上了一枚朱砂痣。

灶台边，男人们劈柴烧火，青石灶台上架着的大铁锅，锅沿挂着的米浆在柴火的烘烤下渐渐变成金黄锅巴。陈家大爷则专注地用祖传的铜勺调蜜纹，时光在搅动间仿佛也变得黏稠起来，舀起的金丝能挂住整个晨光，这是岁月沉淀下的甜蜜。

街坊邻里端着碗来买粽子，总不忘叮嘱一句“多浇勺蜜”。蜂窝煤的蓝火苗轻舔锅底，糯米香混着柴烟，把泥巴路都熏得发烫。

开笼的那一刻，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。笋壳叶的清气撞开蒸腾的热气，糯米裹着红豆沙，在蜜糖里滚一遭，甜浆

这是我孩提时见到的景象，已经过去四十余年。外公离世得很早，五十多岁就故去了。他年轻时曾做过几年船夫，算是个在风浪里打过滚的人物，或许他赛过真的龙舟，在蜀河和汉江交汇的宽阔水面上与人奋楫争先。

一九八四年的端午，蜀河口在中断多年后再次举办了赛龙舟，那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届，十里八乡都赶去观看，盛况空前。听人说，外公没有成行，他喝醉了，骑一把竹扫帚，在打谷场上踉跄着奔跑：“……咳着，快点划哟！扎稳桩哟！弟兄伙哟！莫歇气哟……换酒钱哟……”。

村里人说，他一定是想起了谭家的那个姑娘，那姑娘有一条鹅卵般粗细的水蛇辫子，他在端午赛龙船时遇见了她。

我没有完整地听过这个故事，但记得谭姓姑娘埋在外公家不远的山梁上，但凡遇上端午，外公总要背着外婆偷偷去上一炷香。后来我读了《边城》，觉得这一定是个和发生在小城茶峒一样凄美的故事，可是外公作古多年，他永远也不会讲给我；鼓声蓬蓬，人声鼎沸中，他是怎样在人头攒动的古镇码头一眼相中那个垂着乌黑发髻的姑娘。

许多年过去，外公已经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了容貌，可是他领着村人们跨着板凳“划龙船”的场景，总会在端午着里记起，偶尔梦回，还能看到那时的自己流着鼻涕噙着手指在谷场边傻笑。

端午快到了吧，不知道五星街的石榴花开么？粽子铺的粽子包了几个多？汉江水上的哐哐鼓声，又闯进了谁的梦里？

“闺女，买几个粽子吧，自家的糯米，自家的粽叶，甜了一整晚哟！”清晨的早市，一位大妈热情地向来往行人招呼叫卖。她指着各色粽子仔细介绍：“浅绿色的是纯糯米的，花纹的这种包了红枣，白麻绳捆的是红豆沙馅，长扁些的里头是黑糯米……”我放慢脚步，被这声声吆喝勾住了思绪。这一幕幕熟悉的场景，像一把钥匙，悄然打开记忆深处那扇关于端午的大门。

幼年时，我家的粽子，模样实在有些古怪。母亲会把泡好的糯米、红枣、红豆，一股脑儿塞进长筒状的白土布口袋，压实后，用粗线密密麻麻缝好。这口袋也有讲究，事先要用艾叶、竹叶煮的水煮过，带着自然草木的清香。之后，便将它放入柴火烧得正旺的铁锅里烹煮。

那时，我们住在大杂院，每至端午前夕，邻里间都弥漫着包粽子的热闹氛围。可包粽子对我家来说，却是个难题。母亲厨艺精湛，打饼、蒸馒头、擀面条、做米酒、打糍粑样样在行，唯独包粽子这件事，她怎么也做不好。包出的粽子不仅模样欠佳，还常常散包，粽子像个调皮的孩子，总是挣脱束缚。所以，每年端午前，母亲都得请邻居大妈来帮忙。可时间一长，大家都觉得不太方便，尤其是粽子包好开始煮时，往往已经夜深人静。一来二去，这种布袋粽就成了我家过端午的独特记忆。

直到某一年端午前夕，父亲一脸兴奋地宣布：“我会包粽子啦！”只见他一手拿着粽叶，熟练地卷成漏斗状，一手将泡好的酒米装进去，再掏水压实，接着，再把粽叶上端折下来盖住，到了捆扎的关键步骤，父亲转头对母亲说：“你包的粽子老是散，主要是捆扎的姿势不对，你看，得这样……”他的手指灵活地捏住粽绳，缠来绕去，像变魔术一般，最后系紧，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一个完美的菱形立体粽，稳稳地卧在他厚实的手掌里。

在父亲的指导下，当了多年家庭主妇的母亲，也像个初学者，重新开始学习包粽子。她小心翼翼地装糯米、裹粽叶，而后有些笨拙地打绳结。在他俩的带动下，我们姐妹也纷纷围过来，有模有样地学起来。从最初的枕头粽，感觉手指不够用，不时用嘴巴扯绳结，到有模有样的三角粽，再到最终完美呈现的菱角粽，一家人沉浸在颇有成就的喜悦中。从那以后，我家饭菜的端午粽子换了新装，成为真正的粽子了。

又一年端午来临，我出门去街市采购。刚走到十字路口，一阵艾草菖蒲的香味扑鼻而来。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我看到一老一少在卖端午草药。年少的女孩清脆地吆喝着：“阿姨，大叔，买点艾蒿吧，您瞧多新鲜啊！两捆才三块钱！”年老的虽不善言辞，只是憨厚地笑着，默默帮忙捆扎。

看着那一束束葱绿，还沾着露水的药草，我的眼前渐渐浮现出父亲的身影。曾经，他也会在端午的清晨，踏着露水去采撷药草，归来后，将一捆捆葱绿的药草，整齐地插在老屋的门窗上。灶台上，摆满了鸡蛋、大骨朵蒜，还有各种馅料的粽子，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若隐若现。

如今，岁月流转，端午的粽香依旧年年弥漫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端午的时光，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每一口软糯的粽子，每一缕艾草的清香，让我在时光的旅程中，始终心怀温暖，眷恋着家的方向。

果园里的年轮

张俊鹏

五月的晚自习被山风搅得凉薄，我趴在教室窗台上看云，忽然想起旬邑塬上的苹果树。病历单上的“急性心梗”像道突兀的折痕，将父亲从果园的晨昏里生生扯进了消毒水气味的病房。他手背上的留置针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让我想起清明时他在园子里修枝的模样——那时他总说，每根枝条都得顺着阳光的方向剪，就像日子要顺着土地的节奏过。

父亲出院是在立夏后的第三天。他执意要绕到果园路口，暮色把他的影子拉得极长，搭在铁门上的手比老树皮还要粗糙：“东头那棵八年生的树，挂果太多了，得疏一疏。”胸口的纱布在蓝布衫下透出淡淡的轮廓，术后的虚弱让他说话时总带着停顿，像被剪断又重新接上的果枝。

冰雹是在我返校后两天的那个深夜落下来的。安康的夜静得能听见室友的呼吸，两百公里外的旬邑塬上，冰球砸在瓦上的声响该是怎样的惊心动魄。我盯着手机上的暴雨预警，想象父亲躺在老床上辗转的模样——他一定听见了天崩地裂般的响动，却只能隔着窗户攥紧被角，术后的身体让他连撑把伞的力气都没有。

清晨的阳光刚爬上宿舍楼，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。声音哑得像被揉皱的纸片：“甑子把果子砸得差不多了。”没多说两句，他就匆匆挂了，怕耽误我上课。周末赶回柳峪村时，村口的老槐树落满碎叶，像场迟到的雪，而果园里的景象让我想起父亲手术时掀开的纱布——青果七零八落，叶片千疮百孔，枝条上挂着未化的冰碴，像是又在伤口上结的新霜。

父亲蹲在那棵在我出生那年栽的苹果树下，手里捧着几颗带伤的幼果，指腹轻轻摩挲着果皮上的凹痕。他抬头时，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晨露，不知是露水还是未干的泪：“九八年倒春寒，这棵树也被打折过三根主枝，后来不也挺过来了？”他的蓝布衫上沾着新泥，是清晨去果园时踩的，胸口的纱布干干净净，没有渗血——原来他整夜未眠，怕术后的身子经不住夜寒，天亮后才敢拄着拐杖走进果园。

床头柜上的笔记本摊开在最新一页：“5 月 8 日，夜雹，损果八成。”字迹比平日用力许多，墨迹在纸页上洇出小团阴影，像落在土地上的甑子印。下面还有行小字：娃这月生活费已转。尾笔微微发颤，是左手写的——他右手攥着拐杖，只能用不太灵活的左手记账。

这些天他总在黎明时分就坐在门外，望着果园方向发呆。晨光里，他慢慢往保温桶里装热水，准备给受伤的果树涂愈合剂。我跟着走进园子，看他用纱布裹住断裂的枝丫，动作轻得像在包扎自己未愈的伤口：“树皮没断透，就还有救。”塬上的风掀起他鬓角的白发，吹过他掌心的老茧——那些曾教我分辨果香的手，此刻正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每道伤口。

这个世界确实走得太急了，急得没人在意枝头的青果要挨多少场风雨才能变红，急得连土地的呻吟都被汽车喇叭盖过。但父亲教会我的，是蹲下去看蚂蚁搬家时，能看见露珠在草叶上写的诗；是抚摸树皮的纹路时，能听见年轮里藏着的故事。就像此刻他望着果园的目光，没有怨怼，只有近乎固执地相信——相信被砸伤的果旁会冒出新的花序，相信伤口愈合的地方会结出更甜的果子。

昨夜帮他换完药，他忽然指着窗外：“你看，东边那棵树又开了朵晚花。”月光漫过果园，照见那些被打折的枝条上，不知何时鼓起了新芽的苞，像他胸口疤痕下的疤痕下，正在生长的、沉默的力量。原来有些苦难不必当场还击，就像土地接纳冰雹的方式——在寂静的深夜承受击打，却在黎明到来时，用新芽重新写下对时光的应答。

我终于懂得，父亲的坚韧藏在每道掌纹里，藏在笔记本的农谚里，藏在他望向果园时永不黯淡的目光里。当荒野的风掠过塬顶，带着苹果花的香气漫过天际，我知道，那些被他生活砸出的裂痕，终将长出比阳光更耀眼的答案——就像他和他的这片土地，永远在疼痛与希望的循环里，守着属于自己的年轮。